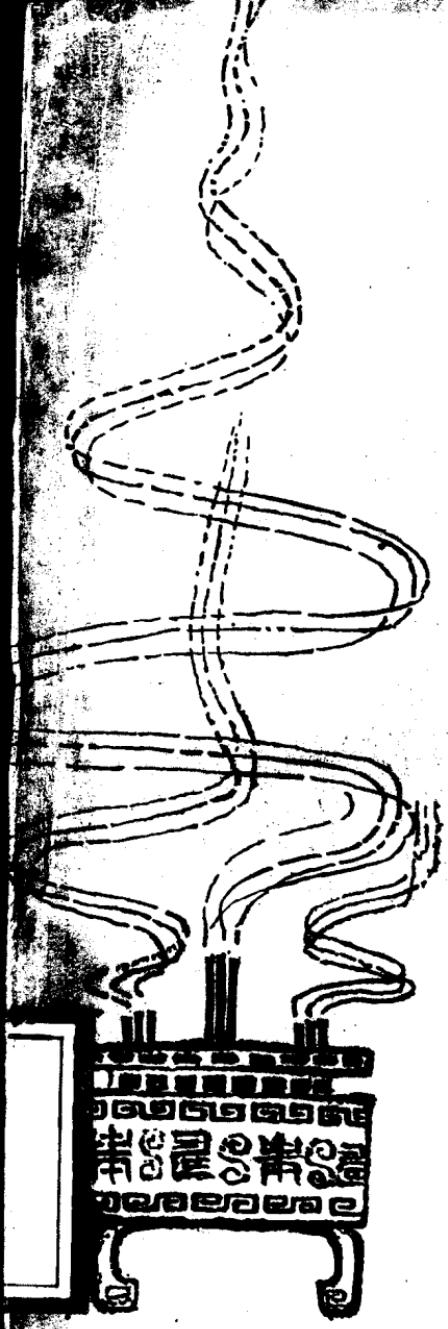


世
緣
集

陳從周 著

同濟大學出版社



L367 1500

陳從周著

世

緣

集

真禪道



同濟大學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从周，浙江绍兴人，1918年生，1942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现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从周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和园林艺术专家，曾先后赴美筹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明轩”及三藩市的中国园林。早年从事文史研究，擅长诗、词、文，后转入古建筑研究，能诗词、工书画，为名画家张大千的入室弟子，故其书画有极高的造诣。著作丰富，情真意切。所著《说园》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是一本园林论述专著。

封面题字 真禅法师
责任编辑 马文瑜
封面设计 李志云

世 缘 集

陈从周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 1/32 印张：6.875 字数：174 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6.80

ISBN 7—5608—1082—9/I·30

编 者 的 话

《世缘集》是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古建筑和园林艺术专家陈从周先生继《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随宜集》之后奉献给读者的第五本散文集，现收入作者近几年所作的近百篇散文佳作。

作者博学多才，谈古论今，能诗词，工书画，爱昆曲。几十年来历经艰难、饱受沧桑，涉足于建筑、园林、美学、文艺、考古以及旅游诸天地，挥笔书怀，谈景、抒情。散文清逸、恬静、朴实、纯正，见解精辟，意境幽深，篇篇有感而发，读来触景生情，实有“得先秦杂家之髓，而非荡者之所为也”之感。

本书在庆祝43周年国庆前夕出版，以飨读者。

序 一

余识从周，垂五十年。时秋津搆祸，虫沙载路，淞滨一隅，瓯脱之地，流人所萃。之江大学亦避地迁校，至慈淑大楼开讲。余因老友夏瞿禅（承焘）之介，得交从周。从周，瞿禅高第弟子也，工倚声，宗法天水，不落曼殊圈縑。诵其发布于之江集刊中之作，雅音落落，惊为词苑之射雕手，不意其后乃为建筑学大师之名所掩也。时余年未中身，君则白袷翩翩，似过江人物。继知君原籍绍兴，与余从伯母萧山受兹老人为浙东同乡，且为戚属，余与从周，谊亦益互加深矣。风尘久别，赤明换纪，余拥皋比于苏州大学，从周都讲同济大学，因园林事恒莅苏，每过访清谈以为乐。甲寅春，君在宣城山中物色到佳材，亲手制为梅花杖，倩红学家吴恩裕先生题字，雕刻名手画家戴行之镌刻，并媵以红梅画幅相贻，我赋《宣城梅花杖引》及绝句三首报谢。此杖成为我斋中一宝，见者无不惊羡。无何，从周又滞沪不复赋吴趋行，二人踪迹又阻，余性嵇懒，并笺简亦疏矣。君顷乃以所著《帘青集》、《随宜集》诸杂文集寄示，并以《世缘》一集，诿诬命序。余反复洛诵，乃大叹服，从周盖杂文家之雄杰，而余但品其词人，隘矣。

夫杂文，杂家言也。杂家者流，《汉书·艺文志》中列为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学派之专称，非庞杂无纪者可伦比，所谓“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羨而

无所归心。”今从周之杂文集，得先秦杂家之髓，而非荡者之所为也。其迥然特异之处，不徒文笔之潇洒冷隽，兼典午《语林》、明人小品之长，尤可贵者，其内涵乃至博无涯，自哲理、美学旁及顾曲、园林、掌故、书画、琴棋、盆景甚至世态百状无不该。余至是而益叹从周为学之邃且广，备众长而渗透沟通，融为一治。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书中阐说上层建筑“一切因素之交互作用”，又在《致符·博尔吉乌斯》书中论及“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之发展”时，指明其“又都互相影响”之理。从周杂文，深通其邮。不宁唯是，即于形而下者之器，亦恒发明其与上层建筑间关联之理，此岂小言戋戋者所能措手哉！至于从周杂文之主旨，更在于育人淑世，语重心长，时亦皮里阳秋，振聋发聩，非仅供人茶香酒熟时作麈谈之资而已。以视明末清初张岱之伦之小品文，世代不同，涵蕴斯异，此不足与窘若囚拘者道也。

从周既多才艺，逸笔写生，兰竹松梅俱绝妙，每以小幅赠予，为寒酸书屋生辉。余七十生辰时，同门王瑗仲（蘧常）书寿联赠余，余适游沪趋访，见联展于地，墨渍尚未干。余狂喜，欲取以归。瑗仲不许，谓联为素色宣纸，非祝寿所宜，当物色彩笺重书相寄。瑗仲书名重海内外，东人颂为当代王右军。余不顾其阻，攫取以行。从周访余时见之，谓此无碍，吾为之以硃笔补竹枝可也。取去不久，既补竣并装裱以来，余得兹王书陈画双绝，珍如拱璧。瑗仲旋以粉红色洒金笺重书者寄苏，联语缩短，终不如前书者之初搨黄庭矣。其后余年八十。从周复绘黄山松柏竹，是皆寒斋镇库之宝，亦我二人文字因缘之证也。从周画兰竹称绝技，他人得其兰竹，常有倩余题诗者，余亦乐为之。

从周广交游，苔盟遍海内外。余则不然，不出户不知天下。于从周亲炙之人中，瞿禅外，王瑗仲、张大千、吕贞白诸君，则余之同学或素识也。逝波密移，今已有人琴之恸。读从周此集，诚“感不绝于余心”矣。

余不擅为小品文，下笔落六朝偶体及桐城古文窠臼，褒衣大袖，正襟危坐，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今虽略知自放，而宿习难湔，故吾未改。为从周斯集引喤，岂能道其甘苦疾除之数，知不免佛头着矢之诮矣。姑妄言之如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斯有待于读者之钻味也。

辛未仲秋，八十四叟钱仲联于攀云拜石师竹之室

序二

写序老实说，贵在相知，相知真、相知深，则序不作敷衍、应酬话，不然纵使是超级名人，也很难说出真切的话来。从周兄让我给他的第五本散文集写篇序，自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名人，而是知道我对他的了解较深，较真，不会在序中作敷衍应酬话，而能说几句普普通通的诚恳话。我想这是他找我写序的主要原因。

从周教授是古建筑专家，是园林艺术专家，是名教授，但在近十多年的相处中，他既未以专家、名教授自居，我们也从未以专家、名教授对他，只是觉得大家都是谈的十分投契的朋友，而且有着许多共同的爱好，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话可谈，而且越谈越高兴，似乎永远说不完一样，古人所说的朋友之乐大概就在于此吧。他多才多艺，建筑园林专业之外，作画写文、莳花拍曲，而且熟人还知道，他另一有一项绝技，就是还会用藤根树枝，制成名贵的手杖。由古建筑到制手杖，都是与木头打交道，因之他自号“梓人”，名其室曰“梓室”。这是见于《周礼·考工记》的辞语，“梓人”者，木工也。他以木工自名，也以木工自居，这是他的本色。是见道之语。

他写文章，是余事，又是正事。他的散文，有才情，有文采，更重要的是有感情，有真实的喜怒哀乐。“诗言志，歌永言”，如果说写文章有载道派、有言志派，那么他的文章是言志派的，即心中的真实感情，喜怒哀乐，激动着他想

用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他的文章是写出来的，不是“作”出来的、“编”出来的；是随笔式的，不是说教式的、口号式的；是有感而发的，不是无病呻吟的、装腔作势的。我不知读过他多少篇随笔式的短文，感到有的像溪涧涓涓细流，有的像小池清澈的秋水，自然有的也像檐头淅沥的苦雨……这些都能湿润读者的心田。他不是江河、不是大海，我想他从来也不想作江河、大海。如果真从一滴水可以见到海洋的话，那他每一篇短文都是一滴水，是中国文化大海中的一滴水……

他的散文，记游踪、说名胜、谈园林、言昆曲，甚至思念大饼油条，情之所钟，无一不围绕着神州传统文化。其实这是综合的，是一种薰陶、是一种气氛，是一种与生命具存的秉赋。他是一个有脾气而又天真的人，眷恋着传统文化，护卫着传统艺术气氛，他在文字中执着地表现着这点，读他的散文，不仅可以感受到南北名园的清幽，似乎也听到拍曲的抑扬清韵，闻到本山茶叶的袅袅清香，绍兴加饭的醇厚酒味……即使在你肚子并不太饿的时候，似乎也可闻到新出炉的大饼的芝麻焦香，剥开来看到那冒出的一缕白气……但当新的愚昧、无知、粗暴拗曲与摧残了这些，陈腐发霉的劣质面包代替了新出炉的大饼、满嘴喷着腥臭啤酒与饮料泡沫的新潮式群氓再不解浅酌低唱时，他文中在表现了气愤之余，也感到莫名的哀愁与寂寞了。我在读了这些短文后，不免也有同样的感会。今年六月间，我去新加坡出席了“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国际汉学自是以中国本位文化为基础为根本的，看来现在还是过渡时期，本位文化的新发展前瞻于新世纪新的未来。从周教授散文的韵味，亦将散芬芳于未来了。这是我的预测，也是我的祝愿。

辛未重阳邓云乡

目 录

序一.....	钱仲联
序二.....	邓云乡
早梅芳讯.....	(1)
阳和庆早春.....	(3)
饯春.....	(5)
清凉在绿.....	(7)
小城春色.....	(9)
东湖雨后.....	(11)
西湖的背影.....	(13)
南北湖.....	(15)
僧寺无尘意自清.....	(17)
宜秋.....	(20)
秋思.....	(22)
同里退思园.....	(24)
曲园感慨多.....	(26)
附：俞平伯致陈从周的信.....	(28)
约园浮梦.....	(34)
依绿园.....	(36)
依绿园记.....	(38)
五上鲁西.....	(39)
记鲁游御寒.....	(41)
听笛.....	(43)

听曲杂记	(45)
叶浅予尊师	(46)
清泉出谷音	(48)
故居	(50)
乡音里的乡情	(54)
徐志摩碑与石刻画像	(56)
著书与赠书	(59)
爱书读书	(61)
叶品三先生谈往	(63)
我与苏南工专	(65)
“军训”杂记	(67)
说龟	(71)
我心不忍	(73)
重修豫园东部记	(75)
重修片石山房记	(76)
重修汾阳别墅记	(77)
重修水绘园记	(78)
柳州石记	(79)
东湖小记	(80)
龙华塔影园记	(81)
楠园小记	(82)
昆明鸥群	(83)
《徐志摩年谱》自序	(85)
《江浙砖刻选集》自序	(87)
《玄采薇画》序	(92)
《玉佛丈室集》第四卷序	(93)
《喻蘅艺文丛稿》序	(94)

《日本园林》(汉译本)序	(96)
《印度建筑史》(汉译本)序	(97)
《上海地名路名拾趣》序	(99)
《江南建筑文化》序	(100)
《江南水乡城镇》序	(101)
《绍兴古迹》序	(103)
《西泠石伽石谱》序	(105)
《古城寻趣——平遥》序	(106)
读《龙井茶及其他》	(107)
《名人与茶》序	(109)
《平屋杂记》序	(110)
《生活情趣集成》序	(111)
《许元魁书法》序	(113)
《葛如亮建筑艺术》序	(114)
《兆琪曲谱》(台湾版)序	(115)
《地灵人杰》序	(117)
《秦新东盆栽》序	(119)
《半野堂乐府》跋	(120)
谈张森的书法	(121)
读《南国声华——周颖南海外创作四十年》	(122)
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义	(123)
《中华古代文化中的建筑美》序	(124)
《中国古代园林文学》序	(126)
《世界公园漫步》序	(128)
中国园林散记	(129)
一、园日涉以成趣	(129)

二、悠然把酒对西山——颐和园	(132)
三、移天缩地在君怀——避暑山庄	(135)
四、别有缠绵水石间——十笏园	(137)
五、绿杨宜作两家春——拙政园	(139)
六、小有亭台亦耐看——网师园	(141)
七、庭院深深深几许——留园	(144)
八、幽谷清溪假亦真——环秀山庄	(145)
九、二分明月在扬州——扬州园林	(147)
无书游旅等盲君	(150)
欲说还休怨“旅游”	(154)
旅游琐谈	(156)
苏州旧住宅	(158)
梓室余墨	(188)
1. 角直 (190) 2. 保圣寺(191) 3. 玄妙观(192)	
4. 留园(193) 5. 绛云峰(194) 6. 裱画店(196)	
7. 怡园 (198) 8. 拙政园 (199) 9. 杭州水星 阁 (199) 10. 宁波河姆渡遗址 (201) 11. 制笔	
(204) 12. 中南海怀仁堂(206)	
对上海市档案馆的希望	(207)
病中情	(209)
虞美人	(210)
后记	(211)

早梅芳讯

在云南昆明安宁植园见到早梅初放，太依人了，高清无华。宋人诗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我小住园中几天，水边月下，可惜没有花影吹笙，而我又没有春风词笔，就是这样干巴巴享受了几度清趣。

我是生长在江南的人，“聊寄江南一枝春”，古来就是这样。西湖郭庄重修竣工，我题了一联：“枝上胭脂分北地，裙边风景尽西湖”，自觉能写出几分郭庄神态，因为郭庄以梅取胜哪！

常人总爱好花绿叶，梅花就是没有叶，因为无叶，树干枝态，挺秀如书法，正仿佛看名家翰墨，呈现在素色的天空与粉墙下，斜照的阳光，使素影更空灵了，因此我看梅先看枝干，慢慢转眼到和粉添脂的花下，又飘来了淡淡的暗香，清茗把手，沁人心脾，这些情景，从童年直到现在，半世纪多，每到春前，憧憬还依旧。

香雪海是观梅林，也许是一般人喜爱看的，如苏州邓尉、杭州超山、淀山湖大观园，都是赏梅佳地，似繁花如锦啊！但是我们造园者，尤其是我，欢喜孤赏一二枝古梅名种，花下徘徊，寄我遐思，也许有点酸气吧！

落梅影里，早黄杨柳，迎来了春色，大地回春了，人们是从梅萼梢头，意识到一年的美满未来，所以中国人以梅为

世 缘 集

芳讯，以梅为国花，以梅比人品，以梅入名字，以梅为斋名，还有梅饼、话梅等等，中国人可以说以梅为欢，与茶叶一样，是高雅的享受。

国有国格，人有人品，从梅花的姿态性格、颜色，我更热爱祖国，新春之际，可以雪中探梅，可以雪中与水仙作为家庭清供，围炉细品，如果配以昆曲的音乐与清唱，那是具有中国民俗风格的雅叙，“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人间天上，同兹清福。

一九九二年壬申新春前夕，瓶花妥帖，没有豪华的小斋中，也没有半点尘俗，我们大家期待着新一年的幸福与愉快，早梅，带来了温暖的消息，温暖了每个人的心。

辛未岁暮于梓室冬晴明窗前

阳和庆早春

初冬小阳春天气，锦江小礼堂满堂温暖，几代门生以及亲戚好友，同祝我师、宗长直生（植）老人九秩华诞，我入门泥首下拜，感谢对我五十多年来栽植之恩，老人回礼，白头师生，同下热情之泪，这太不寻常了，吾爱吾师，吾更爱中华，老人是中华人瑞，是师表，当代建筑界大师元老。

老师隔日有电话给我，娓娓长谈，内容往往长达半世纪以上内容，因为我们乡谊、世谊、师谊，关系与了解的琐事太多了，从他祖父蓝洲（豪）先德，一直到他儿子艾先上学，蓝洲老人是清官，晚岁回杭州，一心经营烟霞洞风景，杭人感其恩，为刻像于洞侧，这件事今人忘却了，几年前我游烟霞洞，在杂草丛中发现了刻像，我设法移植在杭州碑廊。老师对我做了这件事太兴奋了。他八岁祖父去世，儿时往事，常常同我说，他说祖父养的金鱼被他搞死了，祖父问哪人做的，他就当面认错，祖父说孩子诚实，没有责备他。这是处世为人以诚，老师用此教人。这次老人家寿辰，名人送了许多书画，他妥为收藏起来，房间内还是挂的他祖父的遗墨，他对我说：“这是祖孙之爱，我永远不会取下来。”他爱菖蒲，因为他家世代以此为文房清供。我亦爱菖蒲，小园中养好了送去，他说在这小小草中，我见到了上辈，清贫处世的象征他的情操就是如此，见人于微，他以人们见不到之

处，用以感染人，太可贵了。

北京钱学森兄来信说起他的旧居已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感到很惭愧，我将此事告诉老师，他说均甫先生房子很简陋，我说我去过的，一点不错，均甫先生是学森父亲 是老师尊人仲恕（汉第）太夫子的门生，学森兄与我同为蒋家婿，他的岳父蒋百里先生，亦是仲恕太老师门生，老师念旧，往事历历记忆犹新。最近他写了怀念杨仁辉（廷宝）、童伯潜（鬻）的文章，几十年的事，件件清楚，充满了感情。老师为人严肃，但又是深情者，古道可风啊！

有一次老师、艾先父子俩与我同坐在一车中，老师说我是陈老，你是老陈，艾先是小陈，因为艾先是我学生，所以他这样寻开心，太风趣了。在老幼之间没有隔阂，有人情味，所以长寿。

母校之江大学同学会，这次祝老师寿，叫我画了一张松树兰花，后来他对我说，你的兰花有九朵，太好了。我真佩服，九十老人观察事物是那么细致。

老师世代书香，祖父蓝洲先德的诗画，父亲仲恕太夫子承家学，老师余事作画，写松苍劲如其人，他与梅兰芳先生因为汤宝之（濂）老画师门人，如今画名为建筑所掩，从他的笔墨中与行事中都是表现出精力充沛。惊人的成就，年开期颐，百岁同庆，是我们期待着的喜事啊！祝老师健康长寿。

要写的太多了，拙笔何能表大德于万一，初阳煦照，记了这些官样颂词外的东西，也许师生之谊，就是蕴藏在极平凡的事物中。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同济大学